



其人其事

孙中山是人不是神，凡人就得要衣食住行，就有生老病死，就有七情六欲，就有婚姻家庭、生儿育女。孙中山也不例外。曾有日本朋友问他，最喜欢什么，他毫不掩饰地说：革命、女人、书。

陈粹芬为孙中山如夫人的事实，建国后我国大陆早期史料记载无多，鲜为人知。按中国传统观念，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孙中山，谈其风流韵事，似有损其伟大形象，因此自觉不自觉地“为尊者讳”。

然而，这是历史事实。史书中最早记述这位“孙夫人”的文字的，大概是日人池亨吉著《支那革命实见记》，^①在其日文本第41页、中译本第13页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，大家会于食堂，共斟离别酒。孙氏的夫人，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女，但也不堪别凰离凤之悲。后来，我们一起程，她的眼边人情，也表露出来了。”这是描述1907年12月初镇南关起义成功后，孙中山、黄兴、胡汉民、池亨吉等一千人从越南河内赴战地镇南关时“孙夫人”

送别的情形。这位“孙夫人”就是陈粹芬，因为卢慕贞夫人于1907年秋随同杨太夫人、孙眉一家从檀香山迁至香港九龙牛池湾居住，不在河内。孙中山等人赴镇南关时，无一女性随同。

1935年11月，广州“孙逸仙医学院”（今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）举行奠基礼并举行孙中山文物展览，展品中有“孙陈瑞芬老太”送展的“总理遗物三件：一为时表，二为割症较剪，三为墨砚。此三物均为总理平日所用手者。”^②

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卷首刊有刘成禹的题词，词曰：“望门投宿宅能之，亡命何曾见细儿，只有香菱贤国奴，能飘白发说微时。”冯对刘诗作解释：“按禹生诗中所述掌故，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逸事，舍余二人外，无人知其详，谨分别注释如下：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，与总理有通家之好。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，曾寄居张宅一年。总理居日本及越南、南洋时，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，辛勤备至，同志咸称其贤。”^③民国前八九年为1903—1904年。

关于陈粹芬在日本“照顾”孙中山一事，宫崎寅藏夫人植子在《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》中说：1900年的一天，“在山下町先生家过一夜的我们，第二天便到民藏（滔天之兄）执教的大同学校。我们三个人（指宫崎、民藏及植子）则在民藏的客厅谈话。一坐下，民藏便向我并用纯粹的肥后口腔（亦即宫崎乡下土语）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，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，边鼓励我说：‘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，真是个女杰，她那用长筷子，张着很大的眼睛，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，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。你看她声音之大，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’。”宫崎民藏赞扬照顾孙中山生活的那位“女杰”，不是

别人，正是陈粹芬。民藏鼓励其弟媳槌子要向陈看齐。其时卢夫人仍在檀香山。^④

张永福在《南洋与创立民国》(1933年版)一书中，记述着孙中山与陈粹芬的生活与嗜好：“民国前四至三年(1908—1909)总理同四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眉公亦来同住，大概七八个月光景，然后才到檀香山去。”四姑喜欢吃榴莲，而孙中山则甚恶之，“孙先生闻之欲呕，故恶之特甚，果虽置于距离数丈远，亦不欲一闻。孙先生之四姑则独嗜好，每购四五颗，背先生而食。间或有存余者，先生每闻及，即令人持往远处抛弃。谓其浓烈臭味泌鼻欲眩，不堪入鼻也。南洋又有香婆施姑答眼，味甚浓香，先生亦甚恶之。”四姑即陈粹芬。

其实，孙中山本人也并不避讳这一事实。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赴欧旅途中写信给女儿孙婉、孙婉，告知行程情况时说：“可告知两母亲知之也。”此“两母亲”即卢慕贞和陈粹芬两夫人。卢陈俩人象姐妹一样一起生活相处，卢夫人所生子女也把陈粹芬看作母亲一样。

孙中山与陈粹芬何时结合？共同生活了多久？何时分手？

据陈本人答李以勤先生问时说：“我年十九在屯门基督教堂(美国纪慎会)由陈少白介绍我认识孙中山，中山初次见我，即谈决心推翻满清，……不久我们便成为革命伴侣，在红楼租屋住下，策划倾复的工作。这一年中山已二十六岁。”“孙科出生那一年。”“当年革命青年来红楼见中山先生时多在夜间乘小船来的。”^⑤陈粹芬确指1891年与孙中山在香港屯门红楼经陈少白介绍而结合的。

然而，据可靠资料记载，香港新界屯门青山红楼为李纪堂所建。1900年2月李纪堂由杨衡云主盟，加入兴中会。1901年5月李在屯门组织种植畜牧场，建青山红楼

为农牧场事务所，以接待兴中会诸起义人员。旧称屯门即今日青山，事务所则以红砖建筑，所以称为“屯门红楼”或“青山红楼”，又以其接近白角，又称“白角红楼”。由此可知，1901年才由兴中会会员李纪堂兴建以接待安置各次起义同志的屯门红楼，不可能在十年前还是荒山的1891年就“租”给孙中山陈粹芬这对革命青年，并成为其鸳鸯楼。红楼建成后，孙中山从未涉足其间，因1895年广州之役后，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，就其母杨太夫人于1910年7月仙逝九龙时，孙中山也不能前往奔丧，只能在新加坡遥祭而已。直到1911年12月21日自欧美归国至港始登港岛。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陈粹芬相会于红楼。又据庄政先生《孙中山与陈粹芬》一文中称：他们从1892年起相随达十四年余。屈指一数，应在1906年左右分手。黄三德先生著《洪门革命史》(1936年版)一书叙述：1913年他到澳门拜访孙中山胞兄孙眉，在孙眉住宅与“眉公夫人、与其媳妇、及孙文夫人卢氏与孙文之妾均同席”。当谈到孙文妾时，“眉公就一五一十说出来，谓：‘中山与我同胞，你与中山共患难十余年，如三兄弟一样，不妨讲真话。你在席上，看见中山妾侍，好唔好？一表人才，中山娶她十余年。’”孙眉说中山娶她(陈粹芬)十余年，应较可信。又从宫崎夫人槌子回忆1900年在日本孙中山住所见到“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”来看，孙陈结合的时间很可能在1900年前后，至中山做总统，“要弃其妾侍”，合计为十余年。

不管孙陈在哪一年结合，似乎得到卢夫人的首肯，所以在槟榔屿与在澳门，卢陈都曾相处在一起。也可能得到孙眉的认同，才能在新加坡同住七八个月，辛亥革命后陈又住孙眉宅。1912年2月当卢夫人与女儿从槟城赴南京时，陈粹芬相随前往，只是

到了香港时，卢由邓泽如护送赴宁，陈则回广州。同年3月5日，在南京《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士通告》中，发起人有孙琬（婉）、孙琰（姬）、陈粹芬、卢慕贞、孙科等孙中山家属名单在内。同年5月14日，孙中山家族赴九龙百花林祭扫孙母杨太夫人墓时，陈粹芬与卢夫人并列站在墓前与众人合影留念。（附图一）其时孙中山在广州未能前往祭扫。更有趣的是，1912年版《大革命写真画》第十二集第二页的照片上方写着“孙大总统夫人”，第一页上的照片是“孙大总统”，这“孙大总统夫人”不是卢慕贞，竟是陈粹芬。（附图二）然而孙中山于同年5月27日回到香山翠亨故居与家人在门前合照时，只有孙眉夫妇及其子孙昌、卢夫人及两女孙姬孙琬和孙中山英文秘书宋蔼龄，陈粹芬未能参与合影。是否可以猜测，陈的如夫人身份至此已经失落。透过黄三德和孙中山顾问端纳的回忆，清楚地看到，宋蔼龄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，很快转化为爱情。孙中山8月赴北京及1913年2—3月访日期间，卢夫人间或随同，而陈粹芬则再无见诸报端或有关照片中。估计，孙陈分手在1912年春夏之间。

关于陈粹芬的生平事略，近年来，出现在中国大陆有关报刊杂志和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上，孙中山与陈粹芬合影于1907年前后的照片（附图三）也出现在刊物上和展览馆，渐为人们所知悉。然而所引用资料，不少是根据台湾《传记文学》而来，有些资料未能辨别真伪而一律照用，不免以讹传讹，如孙陈邂逅于1891年的红楼，宫崎民藏和孙眉讲的话分别误植为宫崎滔天和黄三德所言，陈粹芬参加了镇南关之役等就是例子。在李以勤先生著《晋见革命英雄孙陈粹芬夫人记》中有以下一段陈粹芬于1942年7月21日在广东韶关答李问：“攻打镇南关是我初次上战场，孙总理也是初

次上战场，他却指挥若定的指示炮兵射击。”“占关六天……，我随军中煮饭送饭终日忙碌”。^⑥据《支那革命实见记》记述，“孙夫人”在河内送别，“孙夫人”并无随孙中山赴镇南关，陈粹芬何来“攻打镇南关是我初次上战场”的经历？据该书记载，孙中山等人于3日晚9时抵镇南关的镇北炮台，4日晚孙等下山回河内，陈粹芬又何来“我随军中煮饭送饭终日忙碌”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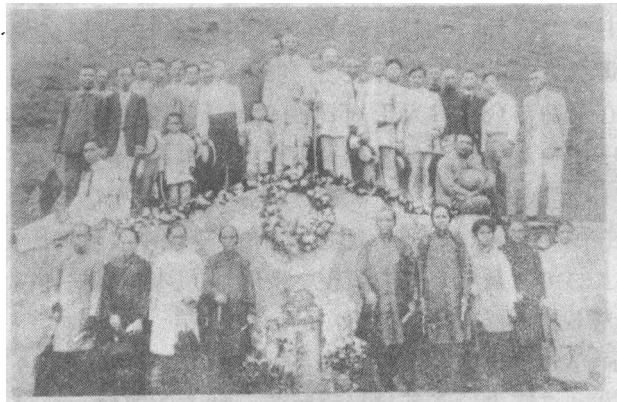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不应“为贤者讳”，隐瞒历史，也不必“妾为夫贵”臆造历史，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原貌。

陈粹芬，原名香菱，又名瑞芬，人们以其排行称呼为四姑或陈四姑，孙家人称她为“南洋婆”。原籍福建，1874年9月23日出生于香港。她的养女苏仲英（1914—1957）于1937年与孙乾（孙眉之孙）结婚。1962年10月21日逝世于香港，葬于九龙，1992年遗骸迁葬于中山市翠亨村孙氏墓地里，碑文曰“妣十八世孙夫人陈粹芬之墓侄孙金乾立”。（附图四）

注释：

- ①原刊1908年五、六月《大阪朝日新闻》，1911年金尾文渊堂出版，孙中山为之作序，黄兴为其题词，1927年上海三民书局刊乐嗣炳中译本。
- ②《群声报》1935年11月3日《中华医学年会昨开幕盛况——孙逸仙医学院奠基礼同时举行》
- ③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，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
- ④陈鹏仁《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》正中书局1977年印行
- ⑤⑥台湾《传记文学》第63卷第3期第29—31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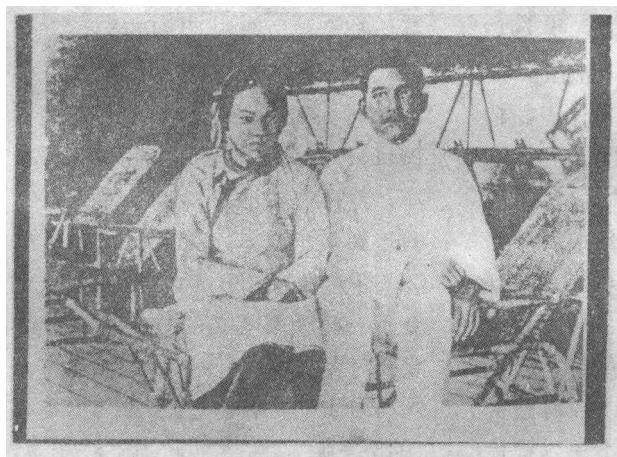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单位：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纪念馆
(校对/利吟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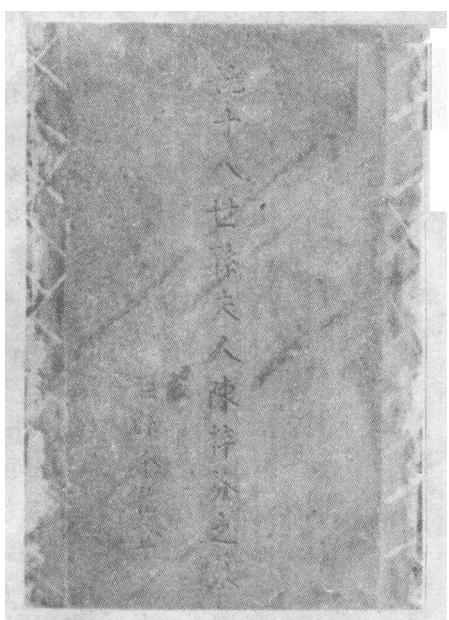
附图一：1912年5月14日孙府赴九龙百花林祭扫孙母杨太夫人墓时合影（左起，前排：三陈粹芬、四卢慕贞、五孙眉夫人谭氏；后排：九孙科、十二孙眉）



附图二：陈粹芬夫人



附图三：1907年前后，孙中山与陈粹芬合影



附图四：1992年从九龙迁葬于中山市翠亨孙氏墓地里的陈粹芬墓